

T4681 72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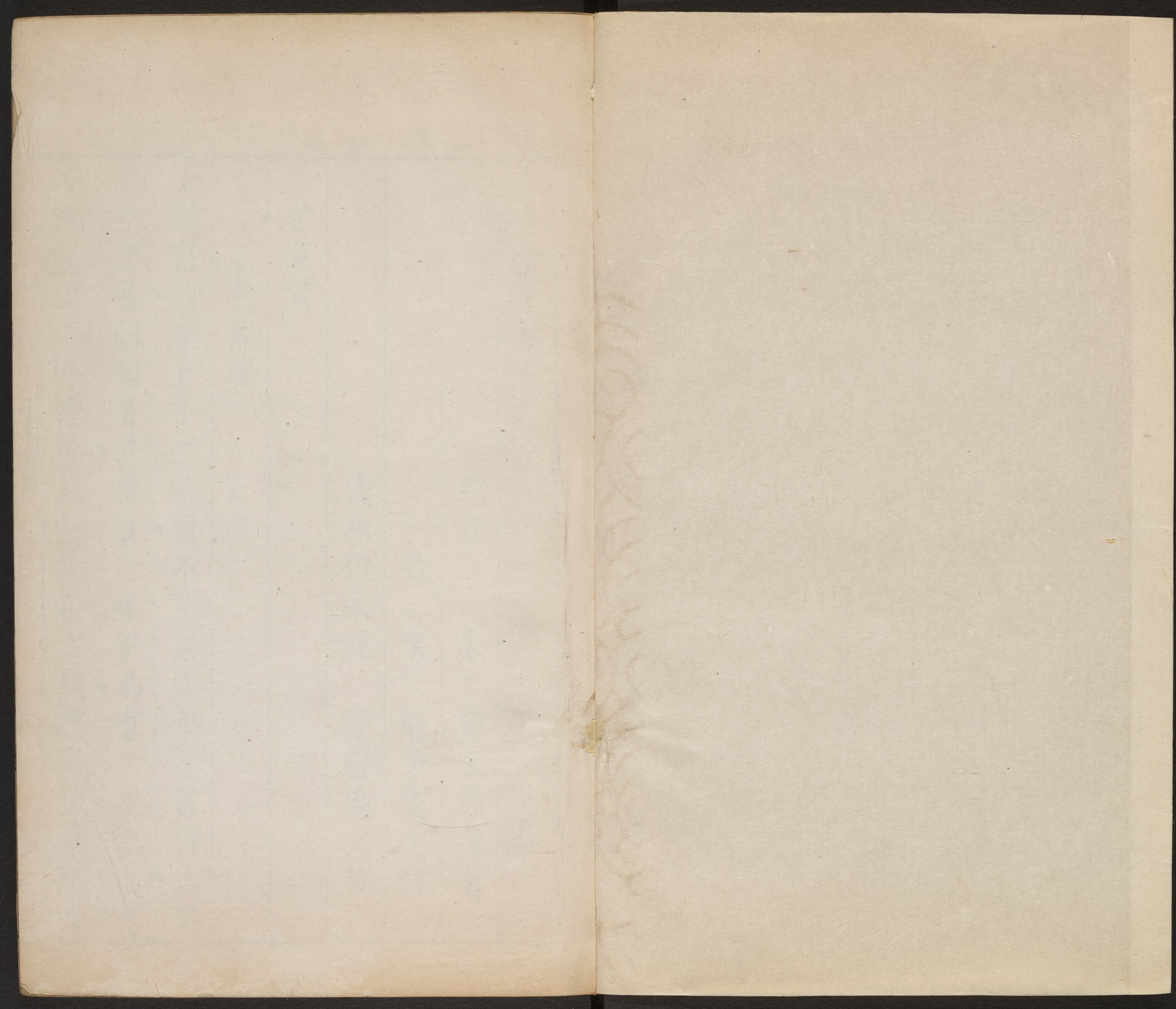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7/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古今治平畧卷之七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貯糴篇

三代貯糴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夏箴曰小人無兼  
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  
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  
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周書曰有十年之  
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二年之積者亡生十殺  
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  
亡蓋積貯國之上務久矣周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  
屋粟閑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糶積施其惠  
散其利而均其收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

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燉惡爲之等倉人掌  
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  
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廩人掌九穀之數  
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  
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  
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  
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遺人掌邦之委積  
以待施用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闕之委積  
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長  
其道路之委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舍  
人掌平官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隨歲時  
縣種稷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掌黍粟之出入辨  
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其後齊桓公問于管子曰終  
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國之廣狹  
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麥之一君下令謂

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  
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彼諸侯之穀亦使吾  
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  
則吾國穀歸于諸侯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  
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  
也以弊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  
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此以輕重御天  
下之道也謂之數應桓公問曰吾欲豐本而富五穀  
可乎對曰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于天下吾



民常爲天下虜矣。昔紀氏強本而節用，其五穀豐滿，而巳不能理也。四流而歸于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于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于天下矣。公又問曰：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對曰：唯籍于號令爲可耳。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士而困窮之數皆見于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于君矣。是故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昨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藉於號令。故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

古今台平畧



令引之以徐疾故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昔者武  
王有鉅橋之粟因立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  
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市繒帛  
軍五歲毋籍衣于民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衡黃金  
百萬終身毋籍金于民此准衡之數也且夫歲適美  
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  
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  
夫徃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  
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十倍

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用固寡而本委不足  
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  
於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  
之藏藏緡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  
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穰糧食必取贍  
於君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  
而國無失利也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



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日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

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十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十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嚮子矣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才不可包止



隨之以瀆則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  
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食  
操不及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  
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  
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令一怒布帛  
流越而知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  
棲山阜此謂不待戰而內敗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  
棲欲陰蓄吳乃召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必先憂積  
蓄以備妖祥省賦歛勸農桑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

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徜徉卒然有師彼日  
以弱我者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  
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臣嘗處于吳楚越之間以魚  
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  
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  
備知此二者則萬物之長短逸順可得觀矣太陰三  
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  
火則旱散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  
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



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  
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民○相○離○也○故  
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王○曰○善○請○問○其○方○計  
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是  
故○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  
且○盡○之○歲○函○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  
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歛○貨○材○聚  
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故○八  
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卽○決○矣○王○曰○何○謂○三○表

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  
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  
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  
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也且欲  
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鬼鬼視其動靜觀  
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鬼鬼對曰神主生氣之  
精鬼主死氣之舍鬼者主賤鬼者主貴故當安靜而  
不動鬼者方盛夏而雲行故萬物得以自昌否則神  
氣稿而不成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



故觀其竟鬼卽知歲之善惡矣王曰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知乎范子曰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旣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萬物親信陽德而自昌故陽主生方夏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主殺方冬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一時失度卽四序爲之不行故當寒而不寒者穀暴貴當溫而不寒者穀暴賤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

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于陽陽極而不復夫陽動于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陽氣不得下入轉動而上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人穀皆賤來年大飢此地變見端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



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爲天黃  
越王用之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魏文侯時李悝作  
盡地力之教以爲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  
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  
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  
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  
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  
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  
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卒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  
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  
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必謹觀歲有  
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  
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  
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  
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  
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  
而糴之故雖遇饑僅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



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時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以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積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

然歎曰：「善。」鄒穆公有令，食鳧燕者必以糝，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鴈爲費也，今求糝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墮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滿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會。



與其在于民。丁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患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于上矣。擇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故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于主不

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不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無祿廩食而已矣。故凶歲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輒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隣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駢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墜其子于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



重其子此疾與墜其可無察耶故時年歲善則民仁  
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嘗之有爲者寡  
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  
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節則財足故雖  
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  
無凍餒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  
曰湯五年旱此其惟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  
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僇粟不可以待凶  
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

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夫桀無待湯之備故  
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然而皆滅亾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而不爲備也  
故此之謂國備者聚寡少賈故說王曰堯子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

及今未之嘗聞



然而昔者天子百里之內皆稱也亦富而不爲也  
效檢無奇先王之制姑錄聚檢貴爲天子富亦不  
以自守心無滿意不可以惠率夫聚無奇也之謂姑

漢唐貯糴 三國六朝附

漢興天下既定民亡蓋藏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  
歲不過數十萬文帝卽位恭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  
猶多背本趨末蓄聚寡少賈誼說上曰堯子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  
織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游食者甚衆  
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



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矢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階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歃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雖舉而爭起矣。

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已而晁錯復說上以勸農貴粟之道也。今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降罪，夫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



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十石。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于

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于邊。得賜爵。自上造至大庶長。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令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滌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復從之。以故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居官者以爲姓。號則倉氏。庾氏是也。其後功費煩興。取河南地。築朔方。又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邛樊以輯之猶不足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及桑弘羊爲治粟都尉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必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末年行趙過代田之制用力省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還聚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

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于上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後漢顯宗時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廩環積至十年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劉般對以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晉受命武



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  
布帛市穀以爲糴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  
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  
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  
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  
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安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  
同財貨未能遠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  
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貨適重  
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

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  
或騰踴至於農人竝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王者平  
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久之立常平倉豐則糴儉  
則糴以利百姓焉北魏孝文太和中詔求安民之術  
李彪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  
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糴  
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  
登則常給歲凶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  
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至魏武帝西遷連



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綠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廩充實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至文宣河清三年定令墾租之外別有義租五千墾租送墾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臬上臬輸遠處中

臬輸次遠下臬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又罽人爲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穀賤斟酌充入貴則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後周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卽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歛之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



于是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繇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矜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

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簡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後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



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天子遣使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萬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嗟乎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况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

有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携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繇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政民其庶有瘳乎唐初有社倉以備凶荒貞觀中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



米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有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食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食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玄宗卽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蓄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言自

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卽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于兩京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以贍常平本德宗納其粟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時劉晏爲轉運使於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又令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則先申應免救



助之數及期晏卽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用弊流  
餓孳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業而戶口蕃息  
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斂  
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  
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某物貸其戶民未及困而  
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不  
使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多則國用闕國  
用闕則復重斂矣况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奸彊得之  
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

之鄉所乏惟糧耳地產固常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  
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  
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而自然  
轉相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三勝晏又以常平法  
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所謂  
有功於國者非耶其後陸贄以諸道所得稅茶錢均  
融分配每至穀麥熟時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  
處置倉收納以義倉爲名除賑急不得貸便支用如  
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糶數穀若稍



貴糴亦使停所糴多少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  
中每遇灾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  
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爲常俟  
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  
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貞元四年詔京兆府于  
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  
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已  
盡粟麥未登安以常平義倉粟貸借百姓至豐年與  
納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常平義倉請準舊

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  
專以利百姓從之開成元年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  
常平義倉請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  
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克縱逢水  
旱之灾永絕流亾之慮從之至文帝太和九年以天  
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  
者判官罰俸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問太倉  
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  
蓄寡奈何乃出御史督察州縣壅錢穀者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  
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  
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  
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自是  
玄宗不復和糴于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  
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遞輸京倉者百  
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減價而糴貞  
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  
吐蕃蹂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

代兵道給粟十七萬斛皆糴于關中宰相陸贄  
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其畧曰陛  
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  
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  
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  
賤既而有司隘恡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  
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  
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  
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



私之乏用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  
羈遊之士或托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于  
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  
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  
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  
窮邊塞涸不在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  
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  
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  
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

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  
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  
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  
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  
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布年復遇無事  
不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  
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歛乖安此  
之謂也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



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  
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  
泉則國家理安錢穀俱富丞黎蕃息力役靡施  
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  
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安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  
制矣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  
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  
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于常時  
米貴加倍毗庶糶糴以救災今安糶之處則無錢安糶  
米貴加倍毗庶糶糴以救災今安糶之處則無錢安糶

農○宐○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以○貴○穀○民○困○宐  
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宐○糶○之○處○則○無○錢○安○糶  
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  
習○見○聞○而○不○達○時○宐○者○也○今○計○運○米○一○斗○總○當  
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陳○尤○為○京○邑○所○賤○據  
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  
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  
深○失○矣○此○則○一○年○和○糶○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  
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糶○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



務且合悉停舊例從江淮諸道運者請停八十  
萬石運三十萬從河陰運者請停五十萬石運  
二十萬從太原倉運者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  
萬其江淮所停者請委轉運使於遭水縣每斗  
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  
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及所  
減運腳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  
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  
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

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  
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  
其和糶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  
粟不願糶者亦勿強徵所糶得米粟擇倉窖收  
儲專備軍糧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  
不得輒有支用邊儲既富邊備自修帝乃詔京  
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糶差清強官先給價直  
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至太原先是京畿



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于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稱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糴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塲自糴此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願

至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于農人亦真爲利况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段匹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貿易不免捐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旣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于人美歸于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與論則配戶不如開



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

### 宋代貯糴

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寢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卽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倉歲饑卽下其直



古今通纂 卷七  
予民景德三年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浙皆  
立常平倉計口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  
貴量減糶糶三年以上不糶卽回充糧廩易以新粟  
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  
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數百萬緡助三司  
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明道二年詔  
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  
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  
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

正稅歲八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  
則利溥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  
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并之家出業數千石則  
補吏是豈以官爵爲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  
耳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  
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并  
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  
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  
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其



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  
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亾捐棄道路發食廩振之  
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財不及事  
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  
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  
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  
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况  
取之以爲民耶下其說諸路以度可否然當時牽於  
衆論終不果行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

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弗鬻募人  
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  
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  
內之數上之三司熙寧二年詔用王安石爲參  
知政事安石爲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闢歛散者帝  
然其說遂初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  
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自  
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先是陝西轉運使李叅言部  
內多戍卒而糧饑不足因令民自隱度粟麥之贏先



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積安石大善之于是條例司言今天下貧富不均兼并之家乘凶荒之間新陳不接之候往往徼倍稱之息故富益富貧益貧而國本日蹙非王事也今諸路常平廣惠食穀積為朽藏必年凶出糶而所及不過游手游食之民請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二稅以輸其願輸錢者聽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以償不惟通一路有無發歛以收富人兼并之權而貧人緩急獲濟得趨時以赴農貸不

異于民間息不至于倍稱誠富國裕民之至計也安石與呂惠卿議令既具會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其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例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宴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常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踰時



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矣也。安石自此踰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爲富。民不願取。貧民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

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民間喧然不以爲便。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顧小民。不使兼并乘急要倍稱之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甚盛意也。今所下條約。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以差次遞增。夫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非他卽從來兼并之家也。今多貸之錢。錢一千爲息二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戾。又鄉材每保須令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充。下戶必不得充。官吏防下戶不償。則差充甲頭。



以備代陪勢必不免。何謂非抑勒也。陛下勵精求治，誠躬節儉以先天下，卽國用自裕，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致遠邇之疑乎。若乃陝西之所嘗行，此乃適遇成熟，行于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歲以爲常，而取利三分，豈昔時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行于諸路，置制司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彊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羅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賑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亮升之卽欲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爲疑，因令呂惠



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比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儀錢事還言民皆博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羣臣進讀邇英殿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洵洵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

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妄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言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日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其疏有曰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



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  
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  
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  
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  
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黠○窳○偷○生○不○為○遠○慮○一  
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于○人○債○不○能○償○至○于○鬻  
妻○賣○子○凍○餓○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  
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  
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

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  
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押  
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  
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又○令○貧  
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  
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况○于○息  
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  
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得○之○倚○閣○春○債○未  
畢○秋○債○復○來○歷○年○寢○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



死○亾○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卽○年○所○負○之○債○是○  
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旣○盡○富○者○  
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旣○盡○若○不○  
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需○之○費○將○  
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  
縉○若○民○力○旣○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  
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于○朝○廷○因○乞○郊○赦○而○除○之○朝○  
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亾○轉○死○而○  
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

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旣○放○散○而○百○姓○又○  
困○竭○但○使○閭○胥○里○長○于○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  
以○謂○之○善○計○矣○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  
獨○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  
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此○比○來○所○  
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  
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使○錢○是○  
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  
不○能○足○用○故○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



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所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調贍乎。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猶大也。疏奏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臺諫官呂公著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歐陽修繼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

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卽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貫爲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歛亦在當月。



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嘗兩輸息錢乃別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監酒稅久之以制置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命呂惠卿同判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僂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請縣置一主簿專主給納役錢及常平從之帝以久旱為憂學士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蓋

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安石不悅屢求去已而出知江寧然薦韓絳代之相仍以呂惠卿佐之于安石所為遵守不變熙寧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為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而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稅為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頒其法于川陝四路元豐八年并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



物盡椿作常平錢依舊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三月以散及一半爲額左司諫王巖叟中丞劉摯等交章論行青苗之非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取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造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下諸路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

舍人蘇軾

書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

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忍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臣謂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至是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



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  
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  
稅輸納蔡京用事復議行焉時上官均疏曰備灾恤  
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熙寧十年始講隋唐之  
舊興置義倉令人戶于正稅斛斗一石別納五升準  
備灾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斂至少所聚  
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于民斂之少則民易以輸聚  
之多則上足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于民  
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于治平之世已

試之效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  
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出所總二十分之一若患  
他處則當時已有着令又况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  
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強取與其施之于  
倉卒不若備之于無事今平糴之法旣以修復唯義  
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財積在近民居則饑  
歲獲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  
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于村  
鎮有巡檢解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歛散其餘條例令



有司更加修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高宗紹興元年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九年用宗正丞鄭鬲言以常平錢于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二十年以趙令詎請糴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孝宗乾道六年有司奏水旱州縣請留轉運使和糴米以續常平上卽爲之施行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糶食惟負郭義倉令就州輸送至于屬縣之

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初乾道四年江南民艱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之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遇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以原數償府外見米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以儲之名社倉焉自是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闕雖遇凶



年民不乏食。至淳熙八年，奏於朝，請行於倉。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存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史志焉。」嘉定，朱真德秀踵行于長沙，人多賴之。然事久而敕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矣。豈不深可嘆哉！且社倉蓋近古良法，而當時廢而不舉，獨常平義倉猶存遺意，然藏于州縣所息，不過虛井隋游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近輸之民，則雖饑饉至死而不能及，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

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鑄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然而卒輕不改置，社倉者，豈不以里社不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鈎校不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行耳。然則法豈有定所哉？得其人如朱子，則雖在鄉而足以利人，非其人如安石輩，則雖以朝廷行之，適足以厲民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此之謂也。



至於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而河北河  
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報  
之勞其民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  
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咸平中嘗出內府  
綾羅錦繡計直付河北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  
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  
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  
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初河東既  
卜茲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

每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而京東  
西陝河北缺兵食則州縣括民家所積糶市之  
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糶之謂  
之對糶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  
官就置場和糶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于邊以  
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  
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糶穀又  
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  
金帛以助糶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



珠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入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奇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椿備邊自是三路封椿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

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其後官雖量子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是爲弊法于是議者欲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椿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糧草然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于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寄斗米于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



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能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于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錢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大

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于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抵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



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寃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于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闕政罪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依糴熙寧八年令中

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依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在糴卽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木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椿卽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價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預貸官錢



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  
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  
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  
依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准  
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  
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  
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  
淵論綱身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處必邀  
厚價故寄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

北羸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于諸郡寄糴  
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  
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  
于是寄糴卒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  
畧使章粲請並邊糴買豫榜論民毋得與公家  
爭糴卽官儲有乏括索羸狼之家量存其所用  
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  
陝西議行之鄜延經畧使錢卽言勸糴非可以  
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于有斛斗之



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  
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  
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  
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爲名低裁  
其績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于均糴詔約止  
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  
之法其後寢及于新邊鄆郭州積石軍蕃部患  
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  
劉彝啓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

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旣多元豐四年六路大  
舉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  
趙鼎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菴惡欲械斬河  
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  
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  
乏軍興者民苦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  
斃者不在焉于是文彥博奏言閩陝人戶昨經  
調發不遺餘力死亾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  
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



明年詔優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卽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二年涇原經畧使章粲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

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卽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卽今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悖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于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較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主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而始克之而涇州戍兵歲費



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卽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十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米仍能將士或有饑色乃命九折

明年復人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于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陝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剝郡邑調取于民費出于縣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鄜石擊守貳刃



古今治平略 卷一  
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六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于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卽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免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詒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旣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漁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爲永法及是王黼建

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豈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郡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于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誥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奸人情大優于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于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卽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



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糶流離皆出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無強配于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注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

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竝飭所司奉行有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于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通考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糴也平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克他用至于宋而糴遂



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  
依糴均糴博糴免糴括糴等各何其多也推原  
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  
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  
抵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仰急軍儲又法令素  
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于民不  
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敷之  
量蓄積而和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不敷其  
數則爲民病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始也官爲商

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林氏駟曰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愔已有平糴  
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罷  
于元帝復于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  
朝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景德三年諸  
路置倉有所積也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  
以糴專命司農隨時遣用未有定制至熙寧以  
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夫祖宗之始置常平  
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



平○粒○米○狼○戾○之○時○民○艱○于○錢○官○則○增○價○以○入○之○  
菜○色○隱○雷○之○日○民○乏○于○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  
何○舉○糴○本○而○爲○青○苗○之○錢○鬻○廣○倉○以○求○二○分○之○  
息○伐○桑○易○鐵○官○幣○厚○矣○如○民○貧○何○鬻○田○輸○官○公○  
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  
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于○鄉○社○至○唐○改○置○于○  
州○縣○此○其○始○也○厥○後○弛○于○永○徽○壞○于○神○龍○隨○罷○  
隨○復○亦○無○定○制○至○于○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  
元○豐○復○之○未○幾○亦○罷○迨○紹○聖○以○石○輸○五○升○大○觀○

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  
定○焉○夫○古○之○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  
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  
置○之○于○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  
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人○  
遂○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歛○民○知○其○散○民○  
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中○興○以○  
來○講○求○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  
弊○建○民○騷○釋○置○倉○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



豈有難革之弊。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瘡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爲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于場。已活其已餓之殍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于官。義倉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歛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

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蘿頭斛面。重歛取贏。噫。可歎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饑之民。何益哉。寧願爲不取蠶絲之尹鐸。毋願爲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爲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于常平義倉之外。



洪武元年思天下預備倉未立則緩急公私無以賑  
 濟乃令各處悉立預備倉各為糴糶收貯以備災荒  
 擇其地年高篤實者管理已而謂戶部臣曰曩者山  
 東歲歛民饑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  
 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  
 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于境內定為四所于居  
 民叢集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

國朝貯糴

太祖起自民間歷試艱難既登大寶尤軫念民瘼

洪武元年思天下預備倉未立則緩急公私無以賑  
 濟乃令各處悉立預備倉各為糴糶收貯以備災荒  
 擇其地年高篤實者管理已而謂戶部臣曰曩者山  
 東歲歛民饑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  
 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  
 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于境內定為四所于居  
 民叢集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



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局鑰之就令富民  
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已  
又令未備處皆舉行而召天下老人至京隨朝  
命擇其可用者使齎鈔往各處協同所在官司糴穀  
爲備後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毀有  
司漫不加意大學士楊士奇奏申飭之擇廉幹官督  
理平糴以備荒而郡縣官以廢舉爲殿最嗣後南直  
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蘇州田稅  
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

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于  
是民益逃亾而租稅益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爲憂  
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  
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况  
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  
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各其  
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州饑民凡三百餘萬口  
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  
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卽輸官逃負



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馬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

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部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具以聞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擇縣官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插蒔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齊分給之秋成償官凡其條約皆忱親爲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太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忱之力也成化中敕藩憲



言異時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爲民  
賴也。比久廢弛。宜覈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  
儘各處在官賊續糴爲備。有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  
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於附近  
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至通同官吏實收虛放  
爲侵盜者論如律衛所地亦如之。弘治中蓄積寡  
而盜繁。都御史林俊乞勅省司招民輸貲入粟補  
散官及抵罪情輕注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  
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

旌 詔施行如章。已定制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足  
周一歲之餘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  
積粟五萬石官儲中程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  
差少六分課殿。嘉靖中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

莫善于古之義倉。若立倉于州縣則窮鄉就倉旬日  
待斃。宜貯之里社定爲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  
爲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粟多寡各貯于倉  
而推有德者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  
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償中



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記册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從之直隸巡按御史宋纁言。各州縣歲派積穀之數。徒資貪吏掊尅。無益實用。中間廉靖者。往往首鼠兩端。不能自決。欲監守撫字。則畏觸黜謫之典。欲從事科罰。則恐失素履之貞。非所以阜民生。勵士節也。上策莫如罷之。不則稍減其數。庶官民兩便。戶部言。積穀備荒。原非弊政。但係奉行者之賢不肖。不可輕議變法。且先年給事中胡廉已奏行減半之例。必不得

已。再減其半可也。上從部議。隆慶初。陝西巡按御史王君賞奏。請寬積穀之例。言近時有司積穀之數。雖已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數千石。即日入民于罪。不可得盈宐。再減其額。十里以下。歲額穀千石。十里以上。遞增百里以下。二千五百石。二百里以下。三千石。卽劇郡無過五六千石。而止。則官不擾而穀易積。從之。時戶部以葭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員積穀不如數。例當降調。吏部言。有司積穀備荒。雖亦急務。然較之正賦。輕重自是不同。况皆出贓罰。



紙贖及他設處所入之數視地方貧富獄訟繁簡爲  
差○不○可○以○預○定○也○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  
威○生○事○之○端○反○失○濟○民○初○意○今○宐○止○治○其○侵○漁○者○若  
止○怠○玩○仍○當○分○別○輕○重○明○註○考○語○俟○本○部○劣○處○不○必  
遽○議○降○調○制○可○五○年○巡○撫○山○西○靳○學○顏○疏○曰○邊○鄙  
強○固○則○夷○狄○休○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  
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  
之○根○本○也○閭○閻○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  
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宰○卿○夙○夜○不

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  
於○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神○禹○之○重○金○甌○之○固  
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何○哉○誠○以○京○師  
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  
形○勢○皆○足○以○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  
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  
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襄○入○府○之○人○心○耳○此  
數○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滯○食○而○寡○積  
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



臣固聞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彌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卽有水旱何所賴焉？卽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廢倉，隋以

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在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錢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夫社倉卽義倉，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闢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



爲社蓋富者必用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  
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  
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  
夫民之饑也必至於轉徙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  
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方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  
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  
歛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  
限明春以稟蓋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  
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

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  
歸於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  
歛散之利歸於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  
民卽藏富於官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  
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不足  
夫銀實生乳穀實彌乳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  
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  
穀部覆請以防秋客兵銀并鹽課六萬發各府縣糴  
穀又修復社倉令所在有餘積無爲文具嘗試論之



古今治平略 卷一  
古之積貯者藏富于民而今之積貯者藏富于國古  
之積貯者導利于下而今之積貯者專利于上在下  
則民自足而君有賑恤之恩在上則君有餘而民無  
周匱之望是以唐虞盛時雖有九年之水而未始無  
倉廩府庫之充觀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于我可徵也  
成周盛世雖有軍國之需而未始無三年九年之積  
觀水旱凶荒民無菜色可徵也厥後管仲之在齊也  
通輕重之權立聚散之法似矣而乃陰爲富國之謀  
李悝之在魏也量豐凶之節制糴糶之政美矣而何

救於地利之盡無已則賈誼晁錯耿壽昌之策乎茲  
欲驅民以歸農畝而抑末技此上策也茲之說行當  
無一夫耕而十人食之者矣錯欲使民食粟塞下以  
開鬻爵贖罪之路此中策也錯之說行當無千里餽  
糧士有饑色者矣壽昌欲立常平倉使穀賤則增價  
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此下策也壽昌之說行當無  
官常有餘民常不足之嘆矣唐宋以來雖有義倉社  
倉之說大率皆常平遺意自熙寧以后散爲青苗之  
本南渡以來取爲軍國之需不能恤民而且害民矣



自今觀之。蓋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誰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與貧民通。而訐為詭詞。貧民必甘與里胥市。而覲為滅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斂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寧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見官吏之

面者。以故粟竭於官。有出無入。約爽于民。有貸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后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為備凶。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饑。願糴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其利常周。而其本不仆。故公私兩便。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時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每豐而糴。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歸之以廉吏。而主其衡。糶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為之處。嚴為之法。使所糶皆貧民。而富者無



所侵焉斯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饑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糴本而粟始可得矣。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而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而不侵漁乎？答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為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於漢，義倉立於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暫起而即廢。至宋於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雖然，亦在行之者何如耳。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則常平之法也。嘉靖

間又議令每鄉立社會以貧富出粟有差，凶札則散之，則義倉之意也。夫茲二法者，業已備之矣。然或始詳而未弊，或乍翔而旋隳者，何哉？守法者偷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命入者乎？城旦者必以粟贖乎？卽有之能十而一乎？則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贖緩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無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



古名濟平器  
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祲。雖有愷悌之長。歛手而已矣。竭闕闕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以實內帑。流愈上而愈耗。則上固已輕民命矣。且平日稱爲備者。旣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常出者徒以法外橫加。箕歛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以定。復加以罰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况暇言備。卽或有勸令富家出粟廩。貧民者捐瘠滿壑。啼呼滿路。吏非獨無睹聽而所歛。

者。又非粟也。所廩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體在澤谷。而其膏血在吏筐橐矣。蓋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備法有常。今當俟歲少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新議爲也。夫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卽溝澮不足恃。然汪洋演漾者在數里之外。而桔槔浸灌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澮多而溉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於預備倉所入。循先朝舊制。入贖罪悉。



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官聽輸價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人，毋出子入期，以平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懼貸而責，取之擾也。蓋常平者，上捐金以爲母，而令上不費一錢，母之人無盡，而子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會之制，一如嘉靖中令。今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不足，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尤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于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

繼社。苦豐多糴，以泄輕故，農不傷。遇災多散，而廣惠。故歲不病爲今時之計，實無善於此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積儲只間侵，牟易耗，則奉法者事也。在後，惠文彈治之，孰敢不懲。



并發惠文戰命之博不懲

之聖史終為刊聲論只聞身平是拜以奉書昔車也

如幾不詠為今却之詰實無善於此而昔亦隨出論

辭原苦豐冬縣以出此却如與不鳥聖矣冬州而讀惠

古今治平畧卷之八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漕運篇

周漢漕運

三國六朝附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

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輸

將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故三代之前漕運弗備著



古今通考 卷九  
考之禹貢如所載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自夾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是因水入水以達帝都也青州則浮于汶達于濟徐州則浮于淮泗達于河楊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則浮于江沱潛于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則浮于洛達于河梁州則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則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其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物而所謂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精而輕者以賦遠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

積則粗而重者以賦近是雖甸服之中猶量其地之遠近爲輕重勞逸之等而未始責之王畿以外也至于周九畿之貢因乎五服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千里之畿內而有餘且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則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觀之于詩邵伯之徹申土疆也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積倉于幽峙糧于申會蒐之



備達于衛境則當時之富藏亦可見矣至若齊桓之  
師陳鄭供其資糧菲屨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  
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烏有資糧轉送  
者耶惟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河  
之役則是恤荒也吳夫差欲謀伐楚因城邗溝通江  
淮則是伐國也大抵漕運之法多見于兵爭之會三  
代盛時車書一統比大字小月聘歲問天子食其畿  
甸諸侯食其國卿大夫食其家于戈不紛優然享均  
和之奉至于戰國以來兵革不息于是千里饋糧士

有饑色不免竭土地之所有用恤遠近以應供輸而  
漕輓之術于是始熾然事已兵休輒復無事猶不至  
于甚病及秦始皇貪于聚歛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又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  
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  
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當  
是時用兵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若不聊生自  
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蓋漕運始爲生民大困而先王



之制蕩然矣。漢興擊楚于滎陽，成皐之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未嘗乏絕。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之粟，軍需大振。及卽位，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師，卽有變，順流而下，可以灌輸。然其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帝，其弊漸見。如淮南之遠數千里，遙屬于漢，輸將甚苦。賈誼諫曰：古者天子之都，輸將徭役遠者不出五百里，故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及秦而不然，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

之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不過此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今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中道，衣弊強提荷而至，慮出假貸，非諸自有以所聞也。履屨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



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通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幸早定之毋以資奸人則當時之苦民已若此至武帝建元中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鐘致一石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又時官多徒役衆因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是而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漕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漕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溉此損

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能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久之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下甚多而亦煩費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歲益穀二百萬石使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也而渠不利遂廢後又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



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  
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  
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箭  
擬于巴蜀于是拜湯子卬爲漢中守作褒斜道果便  
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請入粟  
賣爵除罪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歲益漕六百石天子  
用饒蓋當時用兵四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送  
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益多寡

取相給足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續之夫後郡國之  
財以給邊費徒自爲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以特  
詳于建始元封之間也宣帝五鳳中歲數豐穰耿壽  
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  
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言築倉治船費直  
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徒  
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如  
上不聽漕事果便光武中興將兵北伐命寇恂守河



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輦車轆駕轉輸不絕及至事  
定省官節用經費簡約因罷護漕都尉官末年張純  
爲司空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利焉文帝永初  
中虞詡爲武都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餽率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  
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餽直雇借傭者  
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司馬懿輔魏用鄧艾  
之策自陳項以東至壽春開河渠以通運漕之道每  
東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艾所建也晉初太始十年議鑿陝南山夾河東

注洛以通漕雖詔施行而未成功永嘉元年脩千金

塌于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中以海賊寇抄運漕不

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又制王

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

附之後仍世經畧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

姓奔波于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

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

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京西水次常年貲帛皆折公物雇車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今求車雇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河不過百里華州不滿六千里令計程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達于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則調一車雇絹一疋租十車布五疋于公私兩便于是議者請諸通水之處皆用舟楫宜開與脩築使溝洫通流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表曰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

數十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于嶂岷山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一舫勝二千舫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其輕于車運人工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必不廢田自可永以為式隋開皇三年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于蒲陝鄭許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贇向蒲陝以東募民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命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

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長安而西北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

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



水南與于西北甌泝漕自長丁畏不封故以載人

唐宋漕運

元附

唐都長安而西北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  
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  
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  
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  
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駝  
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  
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  
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



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楮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鉏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

而漕路多梗船檣阻滯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頻河倉廩遺迹可尋宜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



輸粟于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

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



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澆竝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

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議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宴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干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



古今通考卷之八  
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斷河爲通濟  
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  
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  
輔若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  
彫疲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  
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  
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  
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  
熊耳虎牢成阜五百里見戶纔十餘居無尺椽爨無

盛烟獸遊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  
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歛遊涉泗  
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澗池北河之間  
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奸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  
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  
衣無續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  
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  
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  
不同各隨便空緣水置倉轉相授受卽鹽利願傭分



古今通纂 卷八  
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  
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  
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艫支江  
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船三百人篙工  
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  
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象竹篠爲絢梘舟  
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  
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

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  
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  
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其歲輸  
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  
卿朕鄼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以給關中大曆八年  
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  
寶末掌出納監歲運使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  
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  
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初晏於揚子置一塲



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塲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據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故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

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東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築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俱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



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

節度使杜佑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得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先是興元初帝在梁州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久之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縉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募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



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艘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漉米至減五之四事平上還長安或言漉聚兵脩城陰畜異志上以問李泌泌請以百口保無他他日又言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諭其子臯歸覲令漉速運糧餉此朝廷大計也上從之臯歸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上喜加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

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叅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



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  
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李  
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  
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  
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  
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  
河益庠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  
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  
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輸

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  
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  
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  
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  
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奸榜笞  
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  
勝計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  
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  
大和初歲旱河涸掇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



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  
遼請疏之自成陽抵潼關二百里可以罷車輓之營  
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  
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  
中賴其利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宋  
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  
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  
唐季五代蕃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  
故于兵食爲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

受稅租及筦權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  
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  
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  
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旣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  
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  
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于是擅  
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疆之臣在京分掌水  
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  
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



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載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粗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郎淬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用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

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率盜用官物及用雜糶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于



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廣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使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

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慶曆後以黃河歲漕益減耗而舫船市林木役牙前勞費遂罷其運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捐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全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賅諸吏得詣富饒郡市



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宐敕諸路增船載米。輪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明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

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一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



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糶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至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糶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

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米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糶穀賤則官糶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



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爲戶部侍郎來者効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旣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旣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暖剝勞費遂于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人泝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

楚州堰爲水牖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歛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



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真楚旣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真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亳

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旣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稍



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紹興初因地之空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顧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

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蜀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總領所遣官就糴于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楊楚間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于齊安舒者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于京西之儲襄郢猶可徑達獨棗陽陸運夫皆調于湖北



鼎澧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屣屨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爲錢四十五十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于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爲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亦時寓于蠲放焉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

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效初宋季有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俱爲人傭海濱沙清因賊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門島潛居之自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登夷維諸山已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颺忽若風與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爲椎劫無慮十數發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知



其習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從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廷議漕運。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于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時舩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

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張瑄爲之。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于揚州、平灣兩處發運，而三省造船二千于濟州，接運猶未專于海道也。至二十八年，始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清瑄專掌督歲運。至大四年，以嘉興等秋糧并江淮諸處財賦府歲辦以充運海漕之利益。至是博矣。初，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及密州膠



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圍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山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于戶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

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自是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與雖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益多矣至其河漕則自至元二十六年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牒三十有一準高下分遠邇以節蓄



洩河成賜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  
重載容大舟又絕江淮迤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  
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不若海運之多又初時通  
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導昌平縣白浮  
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  
王泉至西門入都城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  
河經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制一牌  
以時咨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首事于至元二十

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  
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河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  
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牌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  
時塼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便焉是元運  
主于海而兼乎河所以爲國計者大矣然歷歲旣久  
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  
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  
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  
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



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歲運之數漸不  
如舊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  
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  
賦不供剝民以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而國  
已不國矣

### 國朝漕運

明興高皇帝定鼎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會引  
江帶湖舳舻銜尾鱗次沓集故帑藏充溢獨租之詔  
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乃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  
陸漕輓輸之京師大爲勞勩所司其設法轉運務  
取便利無重貽民困其時會通河故道猶在以不關  
漕事堰築崩淤廢而不理及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  
徐達開場場口入于泗水以通運後因河口壅淤乃  
脩師家庄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陂接引西



鄆黃河通梁晉之粟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洪邊過安  
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  
通運所往來者悉繇德州下河至其給餉遼東則仍  
用海運如故二十九年都督朱信言比歲海運六十  
萬石以餉遼東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數上命增十  
萬石以嘉定縣米輸太倉轉送之明年諭戶部以  
遼運連歲不絕近聞頗有贏餘可令其軍人屯田自  
給而貯所應運者于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其致謹于  
飛輓如此及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去

江南綦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于東南于是  
漕議始重初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  
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  
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  
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詔命詳議  
候民力稍甦施行焉戶部尚書郁新等又言淮河至  
黃河多淺灘跌跛運漕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  
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跛下



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跛上別以大車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既而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又設天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舶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戶以儲運糧別以小船轉北京五年戶部會官言京都合用饌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董理

事權不一請于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其中釋文武中公廉勤幹者克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出海官軍時簡理如法下部詳覆以聞大畧水陸兼運河海並濟而自海運者則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繇江入淮繇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然海險覆溺不可勝數官民皆畏之而陸路置遞運所八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三百餘輜民因其役先是屢有言開河便者成祖重民力未許至九年濟寧州同知潘



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非唯山東免逆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于是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鉞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

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於是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十分之四南流以屬徐沛分十分之六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築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乃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三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餘艘以轉輸底平倉濶受載不深



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拏而足六拏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既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十二年乃罷海運令支運轉漕而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繇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甯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漕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開四十有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

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綠河堤種樹鑿井以待渴者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亘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太倉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



而漕河有洪閘淺凍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動經歲  
 勞費于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 宣德  
 五年巡撫周忱與平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  
 瓜州水次補給腳價及搬淺耗折蘆席諸費兌與衛  
 軍而直隸各省軍俱于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為兌運  
 至 成化七年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  
 裏河官軍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  
 視遠近以為差而臨淮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  
 各就水次兌之是為改兌自是兌運遂為一代良法

然初時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後尋增至七升已又  
 有淋尖斛面有隨船餘耗于是糧運輕齎有所謂一  
 六二六三六者蓋加耗隨地理遠近為多寡而江浙  
 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謂之三六江南北直隸次遠  
 則耗四耗三而折二故謂之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  
 耗二折一故謂之一六先連耗俱本色俟抵灣雇車  
 起糧則易銀為用 弘治間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  
 而易賣又滯交納遂定折銀每石五錢可以輕賣就  
 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等輕賚之名所由始



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  
皆歸旗軍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饒運于斯  
為盛其臨徐德淮支運者加耗數寡止有隨船耗米  
無輕賚之費亦于兌運輕賚均貽之總償運四百萬  
石然用亦裕而運無告匱迫于正德京師權要  
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賚而弊從此生矣時各  
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為害借公物為私賂以希寵  
庇于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  
官至灣過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計欽遂引

責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官故又有扣除之  
列欽雖旋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  
厥數務多獻為功至太倉庫所積羨餘盈數十萬而  
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作俑可盡誅耶  
夫一六等輕賚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  
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之費則各  
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賚  
扣除于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  
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員駐通專驗封而叅



將王佐乃定腳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儲每石一釐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于是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有班兒錢其他如小盪兌銀會錢銀救斛面銀者名色不一後又革除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判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不准開銷則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用乃別准河南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

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議者紛及故又議以羨銀給軍然不復詳審概給爲名使旗甲不免銷扭追償而衆軍反獲贏餘惟以扣除不多爲恨欺辱旗甲動輒噪訐官司莫可誰何于是旗軍受累日深而運亦弊極不可整理嘉靖初詔申飭嚴禁焉二年漕總楊宏請漕運輕賁聽運官沿途僱舟車不必裝鞘封算以苦運軍部議漕規惟船不守凍糧不掛籌軍不借債爲急輕賁雖資運費宜解漕運視驗過淮照數領給至通州方許發封仍聽巡倉御史酌定餘



古今治平略 卷八  
着各總驗船料應修補者給之三年新定運軍隨正  
行糧交兌之法官軍使之已 命輕賚銀過淮予三  
之二餘俟糧完盡給勿扣羨餘侵欺者許軍陳訴至  
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直抵 都城乃元  
郭守敬所建者 國朝 永樂間亦以通漕後尋湮  
廢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  
之爲力甚易仍令閘運歲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又漢  
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外者  
今令京軍支糧通州悉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閘

可通設虜酋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毀倉廩則  
國儲一空 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所司  
議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徑達京  
倉興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爲便計 上命戶部侍  
郎王軌工部侍郎何詔及仲董其事明年六月功成  
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十丈中  
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設官吏編夫二百八十  
造剝船三百艘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  
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大槩 國漕歲四百萬



八千九百有餘。運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  
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  
糧之起于州縣也。民戶納米里甲總催。則有淋尖剔  
斛。拋剝漫籌。比至入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  
催之兌與旗軍也。害如之。旗軍運官之登于京倉也。  
害復如之。而總催旗軍無不受其病。然科派總因于  
田。畝是民之納糧一石者。實石五六斗也。軍在衛所。  
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  
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計之則多于所運。

之數。而舟船之費。復不與焉。是朝廷之得米一石。  
者。實不啻費二三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間。大半在途。  
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淇棹之停。畱舳舻之衝激。  
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  
上倉苦官攢之畱難。及其回家。席未及煖。而文移又  
促。以再兌矣。凡艱勤若此。其可無軫恤變通之慮也。  
哉。况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用。  
而自淮至直沽。舟楫所歷。凡四千里。獨衛與河爲水  
道。餘皆疏泉引流。建閘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淺。遇



古今治平略 卷八  
旱亢流細縮則行頗壅滯又抑黃河使不得北流而  
河數決溢蝕漕爲漕憂故䟽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  
總督大臣奉 勅專臨焉蓋其重也先是 成化中  
大學士丘濬議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  
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于人力所運有  
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  
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  
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  
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

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 國家  
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人皆自東南而來會通  
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  
之禍矣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  
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  
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及蘇松常三府由海運使人  
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  
思患預防之先計也且詳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  
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



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

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無雲因便發行巳時而止則不遇暴風或中道忽見雲起卽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至是河決益甚漕舟往往更歲而乃卒事率三石而致一石于是議者始紛紛議開膠萊河復遮洋總及海運事時嘉靖三十年也給事中李用敬言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間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副



使王獻閔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嘗按元遺迹鑿馬塚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現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卽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卽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沽河諸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以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疏入遣御史何廷鈺

往度之廷鈺返言爲費浩繁遂報罷至隆慶四年漕政大弛漕舟率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東而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三百皆淤舟爲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餘石于是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餉運遣工科胡積相視而河道都御史萬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就淤塞其分水嶺下礮礮則頑石粗礮不可鑿者五十里有竒徒勞費無益奚容更議旣而積勘視



亦言新河必不可成又罷然說者謂海運繇安東循  
靈山歷陳家島緣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入大  
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頭經成山沙門萬里波濤未  
易漂涉而新河則由麻灣至海滄相距纔三百餘里  
非遠若漢海數千里之阻也又下款三沙之洋上接  
三山之渤水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蓄  
注也嗟乎海運關○京○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此  
役○當○與○天○下○共○非○淮○海○山○東○之○私○利○也○且○元○人○業○已  
為○之○前○驅○矣○奈○何○吝○數○十○里○之○費○喪○垂○成○之○蹟○哉○甚

矣愚俗之未可與慮始也至遮洋總則海運雖罷而  
宜○統○間○猶○造○船○給○軍○由○海○運○赴○薊○州○諸○倉○迨○嘉  
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  
運遺意無復存焉者至是給事宋良佐議曰今運道  
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  
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乃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  
諸衛兌北糧者令繇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繇  
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  
衛所舊制博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此



策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下漕司詳議以聞于是  
山東布政使王宗沐聞其議以爲膠河不必可復而  
海運有十二利巡撫梁夢龍大然之長袂起行海上  
歷巡視其便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  
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  
膠州北自天津至海滄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  
間自膠州至海滄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  
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  
運麥一千五百石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

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使兩旬可  
達况舟皆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  
而度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安便大  
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  
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楫  
保無他患可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  
守幫之苦而防海衛所大洋錯絡又可嚴海禁壯  
神都甚便部議量撥附近糧十二萬石由淮入海以  
抵其效從之至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運



撫鳳陽具疏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  
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  
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  
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  
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 國家都燕  
北有居庸醫無閘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  
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 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  
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  
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所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

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  
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  
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陋夷紛攘終歲用兵固  
無暇于事河又以爲河運入關則兩舟難並是不可  
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靡是  
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櫂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  
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  
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  
不可棄也此都燕專執二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



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閘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壁又幾于正南夫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執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觀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侯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

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所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遞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洎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卽以舟與米行于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于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是者于是海運行而議者藉藉誹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大抵海運之開利居四五害止于一耳減運軍三



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  
以裕帑財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  
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京師有警○閩廣舟師不踰  
凡○可○集○或○用○烏○虛○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  
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于○飄○溺○耳○况○造○舟○有  
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  
者○督○之○則○飄○溺○蓋○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  
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  
據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近旣銳意規復

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猶未有爲之而卽入  
佳妙者○必久之而自熟○况海運乎○乃何以一噎而遂  
廢食耶○未幾○恭與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汎與潮汐等  
三月清明水高○僅數尺不害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  
數尺不害運○惟自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  
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遵從○從四月前  
盡過徐呂二洪而闢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  
置則河豈能爲之患哉○願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  
使運之不危○片能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



河也。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發運而巡漕。御史依期驗覈，限漕艘以四月前盡過。徐洪以程之遲，速爲其勞敘之。殿最凡三月過洪者爲上，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漂流者重擬，則爲河亦所以爲漕也。奏可。於是漕船不與河泛溢，直而河壯，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期抵京。京師米直平，不翔踴如異時矣。

國家奠鼎幽燕

京都百億萬口抱空腹以待

飽於江淮灌輸之粟，一日不得則饑三日不得

則不知其所爲命。是東南者天下之敖倉，而東南之灌輸西北所寄命焉者，主人擁堂奧而居，而倉困廼越江踰湖以希口食於間關四千里外。則國家緊關命脉全在轉運。廼開國迄今事幾經更變矣。海運變而海陸之兼運再變，而支運允運變而爲改允。今且爲長運矣。始猶兼督軍農而令獨委轉輸於漕卒，賦出於田田者不供而軍代之供。是軍者爲民輸租貢稅者也。今以輸租貢稅之人而寇讐疾之矣。軍不輸



則糧不至糧不至則萬口饑是軍者爲君足國  
裕民者也。今以足國裕民之軍而牛馬疲之矣。  
衛所依軍而立軍亦托衛所爲依是軍者衛官  
所爲死生相倚者也。今以死生相倚之輩而魚  
肉陷之矣。軍無中人百金之產而有經年飛輓  
之勞。遇點運則富買閒而貧任役。然而富者不  
勝歲歲之營脫也。貧固貧而富亦貧矣。每膺差  
則逃者倖寬而存者不免。然存者不勝歲歲之  
拮据也。逃固逃而存者亦逃矣。抱老羸憊頓之

軍勾流亡新集之衆。懦不更事勢必假手于積  
年包抄之徒。胥於是賣船盜餉而運官經年縲  
縲。傾其產罄其族可哀也。夫孰非王事而與民  
爭升斗之羨。賦役長以全力逆之。而又挾長官  
之勢以制之。托豪有力以摧之。糠粃混入水濕  
相參。米不上倉。逼軍就兇。憲臣稍一行法而勢  
豪且反。脣相稽有司以恤民爲賢。以闢軍爲強。  
幹風力獨不念其修途跋涉有浥潤霉蒸之苦。  
平有淺澀盤剝之艱。平有矚颺扇簸之虧折乎。



先軍不能索精粒于水次而欲交精粒于太倉  
計臣不能強出兌者之稍任其虧而欲責轉輸  
者之兼任其苦貧軍疲卒左右皆無可托第托  
身於統幫之將領而此將領者又剝軍無已不  
恤一體周身之痛而甘自食其肉者也然則綜  
事權而軫軍旗之疾苦有經收之主司在有監  
臨之使臣在而椽役之需索倉積之阻勒直同  
負嵎之虎官愈嚴而弊役愈橫當事者誰不明  
罰以飭之而其究亦孰能窮之以萬苦敷歷之

軍而無一夕寧家之樂倉糧未經交割新運又  
攝家丁爾如王子之春則以次丁領兌而邀舊  
卒於塗家無二丁且攝其親屬噫夫何使軍至  
于此極也然則天下之顛連無告者今之所謂  
運軍也卒繇斯道不數年而罷伍之軍立盡矣  
軍盡則不知所爲漕事計又安知所爲軍國  
萬民根本計故今時最急者惟漕迺漕之可慮  
又懸繫于江湖河洪一線之脉此一線水馮夷  
司其吐納天吳宰其絕續飛滂相礮影沙礧石



時以織方與激淡森渺之天河抗衡爭勝一決  
塞卽以金錢數十萬委之泐泐汨汨中自嘉  
隆以來秋風瓠子壁不勝投河之爲患古時有  
之未有侵陵侵漕侵民之田畝廬舍如今日  
者此通彼滯前淪後淤今歲甫以開決敘功明  
歲又以疏排請餉以游龍變幻之勢爲畫圈域  
地之工三方之人力各省之協濟祇以供河伯  
之鼓掌漕之有渠也猶人之有喉吭然未有喉  
吭時時受病而腹心安然無恙者也任當事者

虞額憂漕則又爲無聊姑試之計而謀及膠河  
請以一丸泥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以通海道迨  
躬爲履地而知不可塞也其說窮再變而爲東  
引沽河西引濰河以疏水竇又躬爲履勘而知  
不可引也其說又窮上令科臣往視會漕河  
撫按以及部院大臣之詳議其說皆窮比隆  
慶間漕臣毅然復海運夫率縱拖連棧以納蛟  
龍之腹始有詔嚴杜異議而海中之粟不可  
登矣說者謂海運宜于勝國今何獨不然朱清



張瑄爲海上亡命故周知海門之險阻。胡元虜使其民投之窮海而忍視其死。至元二十八年漂米二十四萬石五千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其隨船汨沒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當元之盛歲運三百萬以上。及其衰也僅十有一萬。枵腹而乞靈于海。若海運豈百年長久之策哉。國初去勝國未遠。沙民猶能習海。余家生長海壖。嘗聞父老言。驅民轉輸海粟。父別子夫。別妻生受。其奈死招其魂。浮沒如萍。生

死如夢。其幸而脫鯨鯢之口。則以爲再世更生。來歲復運如聽聒之。不知有春秋。昔始皇驅民於邊。猶掩骼長城之下。而胡元驅民于海。廼納命沉漭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國運安得靈長。人群安得永戴。有爲國爲民之心者。其忍創言海運哉。以今時而思海道。則三十六島之間。定有餘糧以供狡夷之劫掠。爲封豕長蛇之藉。寇卽丘文莊公而在。亦必緘口。咋舌不敢抵掌。而談斯事矣。海運旣不可復。則當先時而圖以



長保此江淮衣帶之水。又當悉心而畫以恤此。蓬。蹀。憔悴之軍。大抵驅人於所避者。必有利以。嘗之。見其利而忘其害。人樂爲趨。宋時以鹽易。米。故終宋之世。而運事猶可支。今值驅之以害。有。不。以。漕。爲。鼎。鑊。者。耶。廟議。岌岌。以無財爲。患。不。知。急。之。而。可。致。者。財。也。今。大。盈。之。充。積。皆。財。也。君。雖。守。而。實。與。中。外。共。之。者。也。儻。時。有。巨。測。而。索。米。于。四。千。里。之。遙。京。通。所。積。僅。同。點。水。沃。焦。精。鏹。白。鏹。不。可。以。療。饑。故。有。國。者。無。財。非。

匱。而。無。糧。爲。匱。急。財。而。緩。餉。急。催。科。而。緩。灌。輸。有。三。年。之。疾。而。忘。七。年。之。艾。正。恐。憂。在。蕭。牆。豈。獨。九。邊。軍。士。之。能。大。呼。脫。巾。已。哉。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之。陸。之。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有。僦。運。而。海。運。乃。罷。渡。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僦。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蓋。凡。五。變。焉。







